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浦集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鐘

横浦集卷十二

宋 張九成 撰

狀元策一道

問朕承中否之運遹獲奉大統六年于兹顧九廟未還兩宫猶遠夙興夕惕靡敢荒寧憫國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策虚心求治不憚改圖故詳延子大夫于廷咨以當世之務冀聞長計以興大業將覈其言以收其用非直

循故事設科舉塞人情而已蓋古先辟王繼中微之世
永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功倍少康一旅而復有夏
宣王興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再歲而
復兩京皆蒙前人之緒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今賴四
方黎獻翊戴眇躬列聖之澤未遠也朕焦心勞思不敢
愛身以勤民然屈已以和戎而強敵內侵招誘以弭盜
而盜賊猶熾以食為急漕運不繼而廪之羡餘以兵為
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吏員猥并而失職之士尚衆

田萊多荒而復業之農尚寡嚴贓吏之誅而不能革貪汙之俗優軍功之賞而無以消冒濫之風方今欲外攘則不足以靖民取於民有制則不足以給車徒之衆為人父而自擁其子則又何以保民而王哉朕弗明治道仍暗事幾凡此數者常交戰於胷中徒寢而弗寐當食而歎也子大夫與國同患難久矣宜考前世中興之主施為次序有切於今者祖宗傳緒累世其法有可舉而行者平時種學待問奇謀碩畫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

顛者其悉意以陳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之變則無以啟宣帝唐無宮壼之變則無以啟明皇是以知君天下者遇禍逢亂當以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沮然後可以知天意之所在矣臣嘗歷攷前古興衰撥亂之君以謂莫善於憲宗莫不善於文宗何以言之憲宗當唐室陵夷之際藩鎮跋扈主權下移乃能左顧右盼

慨然起恢復之心不幸廷臣異議刺客在朝京師皇皇朝不謀夕惟憲宗當宁發憤屏聲却欲討賊之心愈厲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淮蔡元和之功卓然為天下冠此以剛大為心者也文宗當昭愍之後閹寺執柄主威不宣雖能高舉遠蹈毅然有掃除之心不幸委任失當害及非辜甘露之禍言之使人酸楚豈非文宗遽以泣下霑襟𪄶飛氣索自比周赧又自比漢獻又自謂無與堯舜又自縱酒以傷其生悲辛愁苦不復以

朝廷為意此以驚憂自沮者也故臣嘗斷之曰若憲宗可謂知天意之所在若文宗者又何足與論天意哉葢禍亂之作正聖人奮勵之時也何至以驚憂自沮乎今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猶遠又憫國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策然深察禍亂之故是乃皇天所以啟至聖也伏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沮庶幾與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等相揖於千載之上合皇天所以畀付之意不勝臣子至願然以剛大為心者要當

夙興夜寐惡衣菲食屛遠便佞登崇俊良好切直之言
戒聲色之惑先定規模以定大事臣觀古之聖人將大
有施爲於天下者必先黙定規模而後從事其應也有
俟其成也有形非若順風揚飇一求快意而無所歸赴
也商君之法非良法也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兵雄天下
臣服諸侯蘓秦之術非善術也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合
六姓之異却彊秦之兵淮陰對高帝以北舉燕趙東擊
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無一不如其言者規

模先定故也耿弇對光武以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無一不如其言者規模先定故也伏仰陛下欲迎九廟歸兩宫安國步而康庶事式擴規模固已定於聖心而又元樞揔報殲厥渠魁自前世之君觀之固有滿假而自大以速天下之謗者矣獨陛下不然乃撝謙不居躬御便殿親頒徳音以前世中興之君為問至於攘夷狄弭盜賊足食練兵澄冗官復農業革貪汙而消冐濫寛民力而給車徒前世中興之施為祖宗傳緒

之法度下詢於承學之士曰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顛者此有以知陛下用心之勤也臣雖智識淺陋然而仰見規模宏闊深大輒整冠肅容再拜稽首曰猗歟盛哉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乎宗廟社稷何憂乎二聖六宫暫當淹恤亦何憂乎臣學術至空虛也然忠憤所激敢不敷陳管見上裨日月之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古先辟王繼中微之世承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復有夏宣王興衰以隆成周光

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再歲而復兩京皆蒙前人之緒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所以為中興之本也臣聞禹有治水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十有七世歷年四百六十有二少康一旅而復有夏者祖宗之德在人也稷有播種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三十七世歷年八百有餘宣王興衰以隆成周者祖宗之德在人也漢高祖有寬仁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一世而歷年至於四百然則光武

三年而興漢祚者豈非蒙高祖之德哉唐太宗有仁義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四世而歷年僅及三百然則肅宗再歳而復兩京者豈非蒙太宗之德哉皇宋一祖六宗英靈在天功德在民中興之運正歸今日儻能擴此規模濟以兢謹果何往而不可乎伏讀聖策曰今賴四方黎獻翊戴眇躬列聖之澤未遠也朕焦心勞思不敢愛身以勤民然屈巳以和戎而強敵內侵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祖宗之德士民之歸將乘此時

為兩宫中國雪積年之恥也臣觀金人有易弱之勢三夫好戰者勞失其故俗者斁人心不服者離而金人皆與有焉臣請為陛下歷陳之始皇并吞六國可以止矣恣心快意復征南越曾不知驪山之役未成而二世子嬰已被害而就擒矣此以好戰而傷也隋文帝逺平江東可以止矣煬帝嗣位親駕征遼曾不知錦帆未過隋渠而大盜已據其都矣此亦好戰而傷也金人負其勇鋭自靖國興兵越于今三十餘載矣適國家當此否運

乃敢因勢乘便犯我民人侵我疆土奪我兩河又擣我都城又要我二聖又入我淮右踐我江浙轉戰經年恃其士馬之盛而不知民力固已殫矣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臣所以言好戰必傷也西晉之亂兵燹侵陵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資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宜有以自立然不過一傳再傳而已何也君臣相戾上下不安雖建都邑立城社其心岌岌然

常若寄寓於其間其可恃乎金人既滅契丹復陵中國中國聲名文物洵非遐陬所及然承平日久士人或溺詞章小人共安畎畝怯戰鬬而戀身家使金人樂而效之其亦易弱也此臣所以言失其故俗必衰也始皇滅韓張良奮椎擊其車朱泚僭號段秀實提笏擊其額以今日我士庶蒿目時艱固亦有豪傑慷慨之士欲圖之久矣而又凌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有臣僕之恥將見有憤惋鬱結而思變者矣此臣

所以言人心不服必亡也區區一劉豫欲收中國之心嗚呼愚哉中國之心豈易收乎彼劉豫者何為者耶素無勲德殊乏聲稱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然金人雖有易衰之勢而我有必興之理不可不講也臣觀古人所以謀人之國必有一定之計越王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六國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離間其君臣而已今越之計秦之計高祖之計宜次第而用之當先用越王之法驕之使其侈心肆意無復忌

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彊篡奪之禍起矣臣請備論越王所以取吳之術惟陛下聽之范蠡曰畢辭厚禮以驕之越王則自稱曰草鄙之人自稱其國曰貢獻之邑范蠡曰玩好女樂以驕之越王則先之以皮幣隨之以管籥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其稱吳為天王者范蠡使尊之以名也其請親為前驅者范蠡使以身為市也今日之金人當損益其法可也嗚呼越王含辛茹苦志在報吳非篤志之君其孰能之以民之不蕃而

兵之不給也乃下令於國中曰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則罪其父母生男子也賜束脩一犬生女子也賜束脩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支子死當室者死則哭泣之葬埋之如其子也載脂與粱以食孺子身耕妻織以裕國人國人荷其恩感其德憤其土地之狹而憫其會稽之恥也於是父兄請戰不許父兄則又請戰而致其辭曰越四封之内其視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

雠臣而思報君之雠其敢不盡力乎及其將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謂是行也而可無死乎陛下欲報金人當先結吾民之心可也越王之在國也觴酒豆肉以分左右飲酒不盡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病者問死者葬老其老長其幼慈其孤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富者安之貧者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南事楚西事晉北事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

報吳令陛下有是乎如其有也天下幸甚若猶未也伏
願陛下勉之越王歸國四年憤祖宗之讎思欲一戰以
快心范蠡曰未可也五年而吳王信讒喜優愴輔遠弼
又欲乘其閒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七年吳王殺申胥
又欲乘其閒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七年而吳國稻蟹
不遺種又欲乘其閒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今之金人
雖有易衰之勢三然而信讒乎喜優乎愴輔而遠弼乎
曾殺賢如申胥乎曾有天災如稻蟹不遺種者乎必也

俟其天時去人事失然後可以圖之越王歸國二十年乃得舉兵以遂其志其舉兵也必智以度天下之衆寡仁以共三軍之饑勞勇以斷疑而决大事又舌庸使之審賞若成使之審罰大夫種使之審物大夫蠡使之審備大夫皋使之審聲其將行也則背屏而立委夫人以内政背檐而立委大夫以國政其至軍也則斬通行賂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從令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用命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無兄弟盡在軍者又明日徇軍

則歸有昏眊之疾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令者雖列國之君不足以為令務然其禁密如此亦可喜也故能一戰而敗吳於囿再戰而敗吳於沒又戰而敗吳於郊夷其城犁其庭墟其廟以雪積年之恥陛下欲報金人願觀其用心而以越王之法用之不亦可乎伏讀聖策曰招誘以弭盜而盜賊猶熾臣有見陛下規模遠大欲先靖中國也臣聞唐太宗之說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

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爾當去奢從儉輕徭省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韓愈之說曰刺史不得其官觀察不得其職財巳竭而斂不休人巳窮而賦愈急其不去而為盜也亦幸矣此皆論良民為賦斂所困故不得巳而為盜爾今日之事則又甚於此其横行於州郡嘯聚於山林者類皆軍兵爾此曹在太平時帖首妥尾惟上之令不幸中國多故朝廷權輕何爾動輒怨怒耶而一夫倡亂百夫從之百夫倡亂千萬人從之然使吾

無間而可入則朱滔不能起盧龍之卒而李懷光不能
彊邠寧之兵今其所以一呼響應者其心不服也其心
所以不服者無乃吾恭儉未至乎用人未當乎賞無功
而罰無罪乎昔唐德宗放象豹出宮人以恭儉服天下
罷常衮用崔祐甫以用人服天下賞淄青將士以折其
姦謀杖邵光超以懲其貪冒又以賞罰服天下時李正
已持兵十五萬雄視山東其將士聞德宗所為如此皆
投兵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輩猶反乎不特此也吐蕃

恃其疆大以淩侮中國非一日積也德宗即位使者歸告其國主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獸威德英武洽於中國吐蕃大恱遣使入貢夫德宗恭儉委任信賞必罰行於戶庭之間而疆蕃悍卒自格於千里之外使其恪守此心終始不變則貞觀之風亦不難到奈何其自敗壞也臣願陛下篤恭儉謹用人明賞罰以收天下之心若曰我有甲兵可以誅其不服我有招降可以俟其改過誠恐去一大盜其事卒未已也誠能用臣之説非特悍

卒格心而蕃戎亦且悔過也故臣以太宗韓愈德宗之
事為獻伏讀聖策曰以食為急漕運不繼而廩乏羨餘
以兵為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此有以見陛下規模
遠大知兵食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漕運不繼宜選財
賦之官選練未精宜責將帥之職唐代宗以國用虛乏
饋餉紛紛獨得一劉晏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
天下贏貲而軍用以給以財賦得其人也臣愚欲於常
賦之外創置一司名曰軍興凡關市榷酤載在有司者

不與其數獨變通有無權制輕重使利歸公上斂不及民出入錢穀勾檢簿書則付之士類書符檄覘低昂則付之皂吏明敏精悍如劉晏輩實司其職夫何憂漕運之不繼乎馬燧之在河東也馭馬厮役教以騎射制甲有長短之等造車為行止之宜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以將帥得其人也臣愚欲於冗兵之數創置一軍名曰精鋭凡攻衛戰鬭功在有司者不與此選獨招降之兵擒獲之兵俾弓矢戈矛隨器而使有能者則書之尺籍

其無能者則驅之屯田擇彊力勇毅如馬燧輩實司其職夫何憂選練之未精也伏讀聖策曰吏員猥并而失職之士尚衆田萊多荒而復業之農尚寡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吏農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吏員猥并宜行辟舉之法田萊多荒宜行屯田之法昔沈既濟欲宰臣叙羣司州郡辟僚佐其意欲無失職之士也臣愚欲使宰臣精選太守部使者之職若羣僚則太守辟舉若監當若巡尉則使者辟舉舉而不當重者褫其職輕

者罰其金吏部臺諫得以糾正之每辟一員則具二人以待之補者既上則又辟一人以待之前後相承雖怠者亦勵夫國家所以設官分職將惟賢才之求非為爾衣食之資也志在衣食胡不為工乎為商乎為農而力田畝乎胡為在縉紳之列也夫責之以士人則朝廷待之亦不可輕凡太守監司之赴官也若內若外皆陛辭而後行監司為一輩郡太守為一輩當行之日陛下親御正殿借辭色告監司則曰一路官吏實汝之托告郡

守則曰一郡官吏實汝之託汝當夙夜以思宣我所以愛民之意予有大賚報汝功亦有大罰懲不恪庶幾賢才並用則失職非所患也昔鄧艾欲行陳頳以東屯田兩淮得穀五萬斛其意欲得復業之農也臣愚不敢遠引且以鎮江一路論之屯兵江口無慮數萬人就以二萬人論之人必有家家止五人人日二升日計二千斛月計六萬斛則歲百萬斛矣顧此餽運非由天降非從地出皆當取之於民三吳之間旱暵仍歲長淮以北草

荐連雲去歳到今米斗千餘今此下民誰救其廹而又追需急於星火箠械酷於秋霜開元屯田之法振武屯田之法不知其可用乎勲官八品以上前資七品以上此建官之法也土柔則五十畝而一牛土剛則二十畝而一牛此耕耨之法也如是之法出於開元募人為十五屯屯置一百五十人令各就髙為堡東起振武轉而極西過雲州界中出入河山之險八百餘里寇來不能為害人得肆耕其中如是之法出於振武臣願自淮以

北開置屯田參開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裕復業之農而軍儲所資亦足以寬其憂矣伏讀聖策曰嚴贓吏之誅而未能革貪汙之俗優軍功之賞而無以消冒濫之風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欲清流俗而懲僥倖也昔毛玠為尚書而士大夫不敢鮮衣美食楊綰為宰相而豪貴功臣為之徹樂毀第減騶御贓吏貪汙流風遠矣臣願陛下去聲遠色躬儉節用以勵朝廷朝廷宰相卻苞苴斷貨賄以勵猾胥而懲狡吏又何患貪汙之弗革

乎昔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踵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皆如所欲而去代宗欲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巳用乃擢李栖筠為御史大夫事出主意宰相不知縉等由是稍絀臣今欲用此策以消冐濫可乎凡大將以功來上陛下親據其中一二人㬅見而勞問之果有功者優加拔擢其或言語不倫事涉誕罔者痛加懲斥又何患冐濫之弗消乎伏讀聖策曰方今欲外攘則不足以靖民取於民有制則不足以

給車徒之衆為人父而稚其子則又何以保民而王哉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恤民如是之深也臣伏讀聖問至此不覺涕泗交頤仰知陛下仁心如天地之大而天下弗知也臣觀濱江郡縣為守為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闊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涇實涇實虛矣又曰均數均數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盍以無聊前日桑麻沃潤雞犬

相聞今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蒼煙白露彌望滿野彼所謂守令獨抵几而言曰與其委之於盜賊孰若輸之於國家嗚呼安得此委巷之語乎堂堂國家而下比於盜賊不忠之罪莫大於此矣夫節財即生財之道也今藩方大使各置使臣收召親戚竭民膏血以市私恩或曰準備或曰幹辦者不知其幾人也色目紛紛難以數舉凡醫巫卜祝之流皆在其選又諸縣添置武尉尤為無用見敵則走小勝則殺貧民以要功居山則責私茗

濱海則鬻私醝未及交付則已捕之為已功矣不知平時剥膚椎髓斂怨招謗以廪此曹果何謂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戒飭藩方罷去武尉以蘇凋瘵此亦保民之道也伏讀聖策曰朕弗明治道仍暗事幾凡此數者交戰於胷中徒寢而弗寐當食而歎子大夫與國同患難久矣宜攷前世中興之主其施為次序有切於今者祖宗傳緒累世其法有可舉而行者平時穜學待問竒謀碩畫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顛者其悉意以陳朕將親

覽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謙冲退托將以追配前王紹述祖宗旁搜遠取以盡愚夫之慮也臣竊謂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上是故震伐鬼方者高宗之剛有嚴有翼者宣王之剛信賞必罰者宣帝之剛赳赳雄斷者光武之剛也陛下之欲中興當以剛德為主去讒節慾遠佞防姦此中興之本也祖宗傳緒之意大抵以儉德為主恭聞仁祖服浣衣寢絁被力行恭儉不忍費一毫以傷民力至今父老言我仁祖必泣下霑襟蓋儉必仁

仁必能感天下陛下欲紹祖宗當以儉德為主珍奇弗御玩好弗求此祖宗之意也夫攘夷狄弭寇盜足食練兵澄冗官復農業革貪汙而消冒濫寬民力而給車徒者臣以一言而該之不過曰剛與儉而已然剛儉之德聖心自明天下猶未信者何也臣竊有說焉臣嘗讀左氏傳見呂甥論君子小人情狀於秦穆公何其切至也其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又曰小人曰秦豈歸君君子曰秦必歸君又曰小人曰必報讎君子

曰必報德夫士人所見高遠故其言多恕小人所見淺狹故其語易深善夫孟子有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夫百姓以齊王為愛牛以小人之見每如此也然小人滿天下而所謂士人者幾何雖家置一喙言提其耳不能勝衆多之口也則人主於食息謦欬之間其可以弗謹乎夫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是武王以身試文王之安否也蓋一飯則我力微矣今吾親一飯而已力不其微乎此其所

以可憂也再飯則我力彊矣今吾親至於再飯無乃壽考之期乎此所以可喜也夫武王之於文王如此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别殿花柳紛紛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颸水院涼氣凄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𤫊氈擁蔽不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凄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

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奇珍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厦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

掃清螢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若小民之心則不然以謂搜攬珍禽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不量微賤思為陛下雪之也深察其言蓋亦有自焉唐閹人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教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嘗當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又曰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此術既行卒使

天子昏惑於上大臣壅蔽於下兵柄在手官爵在手廢立在手至自稱曰定策國老而稱昭宗曰門生天子嗚呼不臣之態臣豈忍陳於君父之前彼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此臣之所以恥也又何怪乎小民陛下欲尊臨宸極澤及眾區何不反其術而用之勿為其所陷也且閽寺聞名國之不祥也是以堯舜閽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閽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所以憂也竊惟

萬乘之尊深居邃宇萬機之暇何以為情賢士大夫晏見有時矣宦官子女安居前後矣有時者易踈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户之私凡交結往來者有禁敢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追求典故歴訪民情不在於分文析字絺章繪句為書生之學以取天下之名也嗚呼隋煬帝陳後主豈曰不文適足以亡國而已果何補於人主之學歟臣願陛下之為

學也見前世道德之主英明之王則瞻之仰之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此為法乎見前世暴虐之主則震焉沮焉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是為戒乎讀賢臣傳熈觀百僚中有類是者任之勿疑讀佞臣傳熈觀左右有類是者誅之無赦久之不倦將聞閹寺之言見便佞之態如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則陛下之聖德進矣昔唐憲宗卓卓為中興之主其必有以也及觀其與宰相論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請退憲宗留之曰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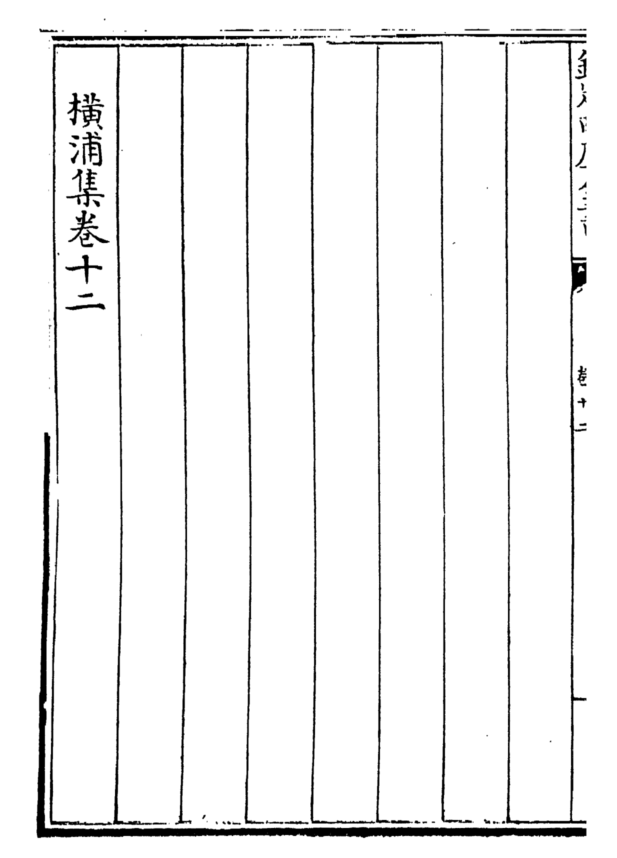
禁中所與游者獨宫人宦官爾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此其所以興乎臣聞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陛下勿謂深宫密殿萬事無迹也然善惡未究四海已知歷觀前史所載宫闈之謀牀第之語想見時君以謂宫中不得而知也而況外庭乎外庭不得而知也而況天下乎然而皎如日星不可掩没卒爲天下後世之所嗤笑嗚呼其亦可畏也哉故古人有言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謹獨之學其用甚大陛下不可不知

也古之聖人所以端拱巖廊而四方萬里日趨於治天地清明日星循軌百穀用成蠻夷率服用此道也心一不善足以傷天地之和心欲悔過固已同天地之德古之聖人所以趨衆善之門而得改過之要者不過聽諫一路而已此臣所學於師蓋以為持顛扶危之術也舜聖人也而益戒之以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武王亦聖人也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至禹有善言之拜湯有改過之稱漢高祖何人也止能聽諫故能成

四百載之大業唐太宗亦何人也止能聽諫故能成三百載之洪基至於商紂殺諫臣其祚終歸於周室成帝殺諫臣其祚終移於王氏明皇殺諫臣其祚終微於祿山殺一諫臣真若無與於治亂也然亂臣賊子苛政虐刑一切不得聞也不亡何待乎故臣願陛下先以謹獨為心後以聽諫為意奬借言路以旌直士之風以至遠閽寺親儒臣以成就規模之大此臣所望於陛下也草茅賤士充賦在庭者志在一第爾獨臣不揆愚賤妄議

國體負罪於不可赦可謂愚矣然臣聞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職不在此雖抱竒策擁雄材無路可進卒於老死而已伏惟國家策士之制上自公卿之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懐非天子黜陟賞罰之吏而得議百官之長短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推財賦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將帥之臣而得論兵革之彊弱則夫宰相諫官之事一旦得以詳說而悉數之而臣何敢無說以處于此又況晏子一言而使

齊侯省刑田千秋一言而使武帝念太子柳伉一言而使代宗黜程元振誰謂皇皇大宋無其人乎臯陶謨曰天敘有典是父子之間君臣之際無非天理也臣處閭門之内勉明孝道久矣今自山林中來望見陛下突兀孤忠卓然發於悃愊不可遏也此蓋天理自然無足怪者臣或志在爵禄不為陛下一言臣誰欺欺天乎故臣雖進一言退受鈇鉞之誅於司敗不忍欺天以昧此心也惟陛下幸赦其愚臣謹對



橫浦集卷十二

横浦集卷十三

宋 張九成 撰

邇英春秋進講

夏曹伯來朝

臣九成曰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是諸侯朝王禮也今周王在上曹文公不朝天王而來朝魯聖人書之所

以誅絶之也攷之周官行人之職有曰凡諸侯之邦交
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十一年曹文公即位其
秋書曹伯來朝壤地相接講信修睦不忘先君之好尚
有合乎相朝之說令十五年又來朝其意何耶臣試論
之周室不綱諸侯不知尊王而畏大國凡書來朝者不
復問禮義所在獨畏其威耳且以魯攷之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書如楚者二如齊者十三如晉者二十有二何
其多也葢齊晉楚皆大國也魯之所畏也故魯不憚山

川道路之遠而朝之書公如京師者一書公朝于王所者二又何其少也以王室微弱魯之所忽也夫伐秦之役假道京師成公因以朝周踐土之役河陽之會僖公因以朝周皆非本心也且魯越境以朝諸侯乃因會而朝天子不臣之心莫此為甚聖人於魯有君臣之義故遷就而為之諱其曰如京師而不言朝曰朝于王所而不言京師微見其意使天下後世知聖人不與之也嗚呼朝天王者禮義之心朝大國者勢利之心徇勢利而

忘禮義則天理淪胥人倫顛倒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春秋之君不知之也臣竊悲之夫不朝天子而朝大國則君臣之義絶矣勢利之心開矣諸侯懷勢利而忘天子則大夫亦懷勢利而篡弑諸侯篡弑之禍相踵而起此不朝天子之所致也柰何當時之君曽不少警乎臣所以深悲之也臣又攷來朝之意有書名者有書爵者如曹伯來朝滕侯薛侯來朝之類皆書爵爾至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特書名者豈無意乎葢以桓公

乃弒君之賊宜天下之所共討今鄧穀之君不率天下誅之反背天子而更來朝故特書名以罪之使入失地滅同姓之例此聖人深意也雖然何以使之來朝哉盖有以力而使之來朝者有以德而致其朝者不可不知也如魯之如齊如楚如晉邾鄫紀薛郜杞曹滕之朝魯皆以其力足以制我而朝之豈誠心也哉齊晉楚之君未嘗一朝于魯魯十二公未嘗一朝于邾鄫等國豈非以力而自恃乎若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公輔成

王朝諸侯于明堂至戎蠻夷狄皆朝于四門之外宣王復古而大會諸侯於東都此皆以德而自然來朝非以威刼之也嗚呼以力加人者力盡則禍至以德懷人者亘千古而常在也何以言之夫齊楚晉不務德而以力刼制小國及其子孫有死於松栢之間者有以六千里而為𠌫人役者有分為三國而并於秦者秦亦不悟以力兼并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是以力刼人之禍也若夫大禹以至宣王名高萬代德冠百王後世言治者莫不

以為稱首況當時諸侯安得不心悅而誠服乎臣願陛下克勤克儉如大禹訪落小毖如成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如宣王凡舊時將士聞風遯聽將見身在畎域之間而心朝魏闕之下無念不在吾君之側矣儻陛下無失天下之心則雖土地未及大禹成王宣王之盛而恢復之象已見於頻笑間矣惟陛下留神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臣九成曰公孫敖慶父之後世為魯卿與國政事觀僖

公十五年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文公元年秋會晉公于戚二年夏會諸侯于垂隴三年如齊五年如晉七年如莒涖盟可謂委任之重矣委任既重則當秉忠盡之心上助魯君夾輔周室當勵禮義之操下使士庶民知所趨嚮今周襄王崩不能開陳魯文公使奔王喪其罪已不容於誅矣八年八月襄王崩冬十月乃代文公如京師後期之罪又不容於誅矣不此之懼乃敢不至而復背君臣之大恩絶忠孝之正路兩觀之誅三危之

竄非公孫敖其誰受之臣細攷之乙酉如京師丙戌奔莒夫今日以奔天王之喪而行明日乃亂弟襄仲之婦是當憂慼之際乃以淫亂為心禽獸所不忍為而公孫敖乃安為之是曽禽獸之不若也今齊人乃歸其喪可謂顛倒逆理之甚矣夫公孫敖上不知有天王之恩下不知有兄弟之義宜肆諸市朝以為臣子之勸齊既失刑而歸其喪魯又失刑而不能戮其死君臣兄弟之倫至此絶矣嗚呼痛哉臣竊疑公孫敖何人哉而吾聖人

紀其事詳悉如此何也如八年十月書乙酉如京師不至而復又書丙戌奔莒十四年九月書甲申卒于齊至此年夏又書齊人歸其喪聖人之意若曰魯使奔襄王之喪乃不至而歸宜不容於天下矣又奔莒為亂倫逆理之事而莒受之莒容不忠不友淫亂之賊莒為有罪齊不能正典刑使卒於齊齊為有罪魯不能戮其死而受其喪魯為有罪此聖人所以詳言之以見三國之失刑也嗚呼死生大事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生

死不可不在禮義之地今公孫敖不奔王喪娶弟之婦其生也無禮義爲已氏死于齊其死也又無禮義聖人書齊歸其喪所以著敖死之不得其所也昔曾子有疾召門弟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啟予足啟予手以謂吾平生此身未嘗一蹈於非禮義之地也觀其易簀之語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是曾子之生也由乎禮義其死也亦由乎禮義今公孫敖生而不忠

不友死而在淫亂之地其與曾子相去何其遠也彼曾子所以致此者葢其學之有素也曾子自三省之學日加踐履一旦入於一以貫之之地其曰戰戰兢兢者三省之狀也觀其臨死將絶之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曾子平生所學不區區於誦數博洽之閒專以治心修身為務也夫籩豆之事付之有司是誦數博洽君子未嘗留

意也至於容貌顏色辭氣則在我而已動而遠暴慢正而近信出而遠鄙倍是其中養之有素也故指以為君子之道臣竊以謂三省之學陛下不可不知也今陛下夙興而朝則當三省曰夜之所為夢之所適其是耶非耶夜分而寐則當三省曰晝之所為心之所思其是耶非耶三省既久天理自明曾子之學孔子之心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當一日而皆見矣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天下其有不治乎此舜恭已正南面之象也臣因憫

公孫敖平時不學其死至此故輒不自揆為陛下推明曾子之學惟陛下力行之則天下幸甚祖宗基業幸甚

進講畢執牙篦進曰臣竊以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初傳之顏子顏子短命其學不傳其後傳之曾子三省之學即顏子庶幾之學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即知之知之則不復行即曾子三省之說也乃以牙篦指講卷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之語奏上曰此三句乃三省之切處也陛下以謂臨深淵時儻不加省則墜矣履薄冰時儻不加省則陷矣曾子於一念之起萬事之來常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念何有不善乎事何有不正乎又以牙箆指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語奏上曰此曾子三省之學也曾子之學不似後世務為博物多見以矜駭夸耀於俗人也專於為已之學而已夫容貌顏色辭氣豈他人之物乎正吾在已之物耳又以牙箆

指動字正字出字三字奏上曰此三字正三省用功處也上微笑曰會得會得又秉牙笏奏曰臣不暇盡解此三句且以動容貌為陛下力陳之夫動字非謂舉動之動乃俗所謂整頓精神也容貌乃儀態辭氣乃言語顏色言面色臣請論容之説乃知曾子之學為深遠也昔季孫之母死魯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納也乃奏曰此蓋閽人以魯君在不容曾子子貢入弔爾及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

而修容焉又奏曰修容乃整頓儀態也子貢先入閽人不敢止之乃曰嚮者已告矣是不敢輕之也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陛下觀曾子一修整儀態上自魯君中至卿大夫下至閽人皆震動如此陛下儻得此理常提撕警策不使邪心非意干之發之容貌顔色辭氣閒天下其有不竦動乎臣所謂㳟恭己正南面者此也上曰極好又進曰臣讀禮記見其論容之説極有來歷非

聖人餘訓不能到此上注視曰如何奏曰其論容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則重手容則恭目容則端頭容則直口容則止聲容則靜氣容則肅立容則德色容則莊陛下想見此等人其心術如何此三省之力也顧此三語乃曾子臨絶遺付之言不可輕也願陛下以心體之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盡在陛下方寸中矣遵而行之此聖賢所望於後世之君也區區小臣妄窺聖賢之意干冒天聽死罪

死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臣九成曰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德充于內無邪心非意揺之嬖臣女子亂之權臣姦夫惑之夷狄盜賊謀之則方寸昭然輝光四達日安其序理固然也臣嘗攷堯舜禹湯文武之書皆不書日食以謂畧而不書耶堯寅賓寅餞舜察璿璣玉衡夏克謹天戒商有天災之訓周立保章之官其謹於天文蓋可知矣然而不書日食者有

以見堯舜禹湯文武德之明也至后羿作亂則辰弗集于房幽王失道則詩人以謂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是知日之所以食者必有以也臣請推而明之夫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夫邪心四起非意已萌嬖臣預政女子蕩心權臣執柄姦夫竊鼎戎狄外侵盜賊内起惡氣積稔上見于天不可誣也然而因日食之深淺可以驗惡氣之重輕至於日有食之既則朝廷盖可知矣記禮者之言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為之食是故日

食則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其言修六官之職則是矣而不及人君省躬之義臣切疑之臣以謂日有食之人君素服減膳避正寢豈無謂哉其意蓋將使人君退而自省曰非心起而邪意萌乎嬖臣預吾政乎女子蕩吾心乎權臣執吾柄乎姦臣竊吾咼乎夷狄將外侵盜賊將內起乎安意定志㦖前日之失路而誓後日之自新庶幾其免於禍乎然而與其日有食而後自省竊以謂不若未有天變而日三省之三省之學

臣已陳於前此不敢復瀆聖聽伏願陛下力行之至於鼓用牲于社此又聲陽氣以攻惡氣之義也雖然是禮也乃天子之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魯何為而有此禮乎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因仍而僭之夫周公雖有功人臣也安得用天子之禮樂乎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失也使周公在臣知其必辭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故因用牲于社復書之以見魯國承襲之失而莫之正也聖人辨名

分如此安得而有亂亡之事乎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後文公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成公十七年十二月楚人滅舒庸皆惡氣兆於此時也臣因日食知惡氣之積稔然後知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即二帝之和氣而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即先王之和氣也豈自外來哉皆其心中之物耳然則人主之處心積慮可不敬乎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三省之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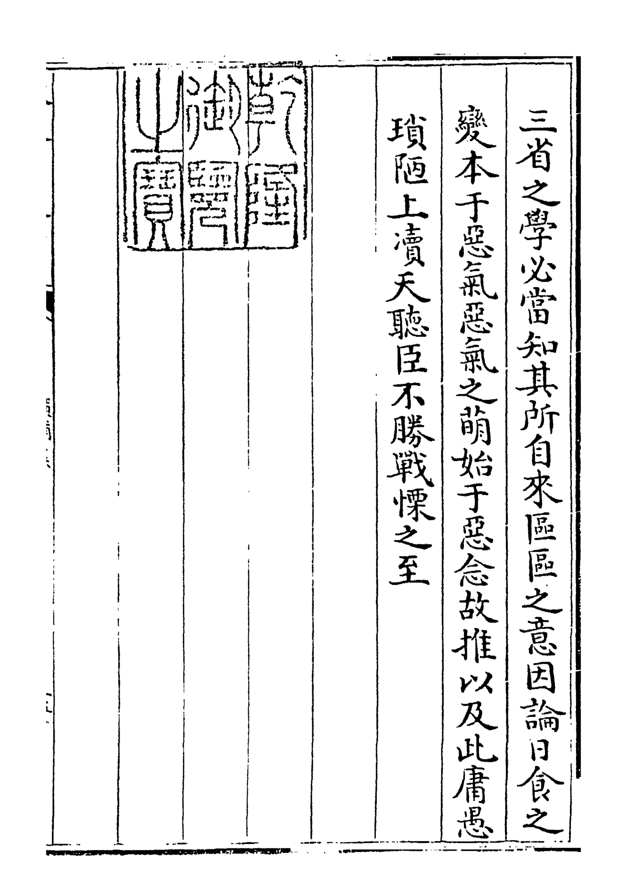
進講畢執牙笏進曰臣聞孔子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意到語到猶為此說況臣意識昏蒙文辭淺陋豈能發揮春秋之至意臣今意有未盡者更欲為陛下言之上曰如何對曰適臣論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起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飛流彗孛盈滿蒼穹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禍及百蟲山摧川潰草怪木妖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為癘為

疫為小人為女子為讒夫以敗亂國家之政事是則惡念之起可不即加撲滅乎上曰是是再進曰臣嘗讀易坤之初六不覺撫卷而歎蓋坤之初爻五陽在上一陰在下生其卦為姤上首肯曰如何對曰一陰者惡念也聖人憫之故發之曰履霜堅冰至夫霜輕而冰堅此衆人所知也履霜而知其為冰聖人所知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惡念之起如霜之輕不即除之日復一日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其惡至於如此孔

子斷之曰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蓋言惡念不可不亟去也在易為履霜之說在中庸則為謹獨之說上注視曰如何對曰臣愛楊時之論曰獨者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蓋言惡念之萌不可留於心也臣又讀西漢燕王旦傳竊怪其怪異何如此之多也如虹入井豕壞竈烏鬬鵲死鼠舞端門天火燒城樓大風壞宮

室拔折大木流星下墜及細攷其傳衛太子死齊懷
王薨旦自以為次第當及乃求入宿衛嗚呼此誠何
心哉惡氣之萌蓋起於此也使燕王旦素知學問離
絶遠去妖怪何自而有乎上曰極是極是又對曰惟
其留蓄在心遇事滋大故武帝死聞喪不哭乃曰璽
書小疑有變此蓋前日宿衛之惡至此而滋熾也此
念不已又上書朝廷請為武帝郡國立廟及朝廷賜
之錢乃曰我當為帝何賜也惡念成矣弗可救藥矣

乃借貂蟬乃借車服至賂遺蓋主上官桀爲篡弑之計臣静觀其方寸中變怪如此故凝結成象有虹冢烏鵲之妖豈自外來哉皆其心中物耳上曰是心中之物對曰臣嘗爲之説曰惡氣在物皆知厭惡惡氣在心而不知自惡吁可憐也且凡庶惡念在心刑戮斧鉞身自當之禍及一身耳歷觀自古人主惡念不去日以滋甚豈止禍及其身上累九廟下殃四海上愀然又進曰陛下聖學髙明於春秋誅意之説曽子


三省之學必當知其所自來區區之意因論日食之
變本于惡氣惡氣之萌始于惡念故推以及此庸愚
瑣陋上瀆天聽臣不勝戰慄之至

横浦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浦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鐘

橫浦集卷十四

宋 張九成 撰

春秋講義此海昌縣庠所講

發題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嗚呼孟子數言何其盡春秋之旨也昔余嘗怪平王之

詩不列於天子之大雅而下同於諸侯之變風久而得之乃知平王之時無復有王道矣夫平王之時何以獨無王道哉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不禀命於天子與邾儀父盟于蔑不授之司盟而天子不問是無君臣之道也鄭伯克段于鄢天子又不問是無兄弟之道也以天王之尊而賵惠公之妾是無夫婦之道也平王以前未至此極夫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隱公也或削去即位或書其同盟或削去公子吕而書

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咺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四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盖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於將亡也夫子自衛反魯既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删詩又定書又繫周易如此足以明王道矣而區區又作春秋者何哉盖詩書禮樂皆先世之遺言而夫子之言曾未見之行事也夫子之心未見之行事是王道

終莫之見也聖人以謂王道在我而時不遇湯武位不登三事無復見之行事於是寓魯史於筆削以見王道之設施焉夫舊史自得之魯國而春秋乃傳諸門人弟子意以傳天下來世初不以示人也彼魯史者特一實錄爾安知所謂王道哉予奪抑揚夫子以王道注之筆削其筆也見聖心之所在其削也見聖心之所歸學者儻於筆削之間上遡聖人之心乃知夫子雖千古而常在也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魯

史也此付之魯國者也筆王字於春下而削去公即位三字者此夫子春秋也此付之門弟子傳天下與來世也誠如魯史有何義哉惟聖心寓於筆削此所以其義無窮也請試言之夫筆王字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削去公即位三字乃知隱公之即位不稟命於天子也自此類以推之則知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者皆聖心削之以見王道也郕之敗魯舊史書先穀也而春秋乃書荀林父衛侯

衎出奔魯舊史書孫林父甯殖也而春秋乃獨書衛侯出奔齊耳皆聖心筆之以見王道也因筆削以求聖心王道豈不昭昭乎儻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森然布列一一皆聖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予者王道之所予也聖心之所奪者王道之所去也學者儻未遽得聖人之心莫若先明大學之道夫大學之道何道也王道也王道何在在致知格物也格物者窮理之謂也天下之理無一之不窮則幾微之生無不極其所至

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儻知格物之學則可以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則知聖人之筆削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百載之下一讀春秋乃如歷鄒魯之國登洙泗之堂親見吾夫子之威儀親聞吾夫子之謦欬親傳吾夫子之心法既得其心則飲食寢處灑掃應對無非吾夫子之運用窮而獨善也隱微之間有廊廟之氣幽暗之際有日

星之明達而兼善也則乾旋坤轉雷厲風飛百物愷康萬邦溫晏旂常鴞鶚有不足以形容鐘鼓管絃有不足以傾寫而高車駟馬衮冕桓圭有不足以榮耀也孰謂春秋之中乃有是理乎如其不然雖居充棟宇出汗牛馬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謂之博物洽聞錦心繡口則可謂之窮春秋者是欺天也以余之不肖何足以知聖心之萬一顧聞於師者如此輒為諸君言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即位之始年也不曰始年而曰元年者何也自商周以來皆以始年為元年其意若曰始年無意元年則其意深矣蓋天下之物有元而後有本有本而後有根有根而後有榦有榦而後有條有枝有葉有花有實此人君即位之始年為元年則其責在人君矣然則人君處心其可不謹乎一失其機則本根花實皆將敗壞而不可收拾矣此自三王以來所以命元年之意也昔李光弼代郭子儀守朔方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

亹懺也光弼一號令之而氣色乃益精明余以此意論春王正月諸君試思之夫書元年春者魯史舊文也書正月者亦魯史舊文也夫子筆一王字於其間而精神皆變儻止如舊史豈不陋哉以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以言王即天也故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天子豈得以私意亂之乎以正次王以言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也諸侯豈得以邪心干之乎余於王之一字竊見聖心造化如此之巧也聖心於春秋首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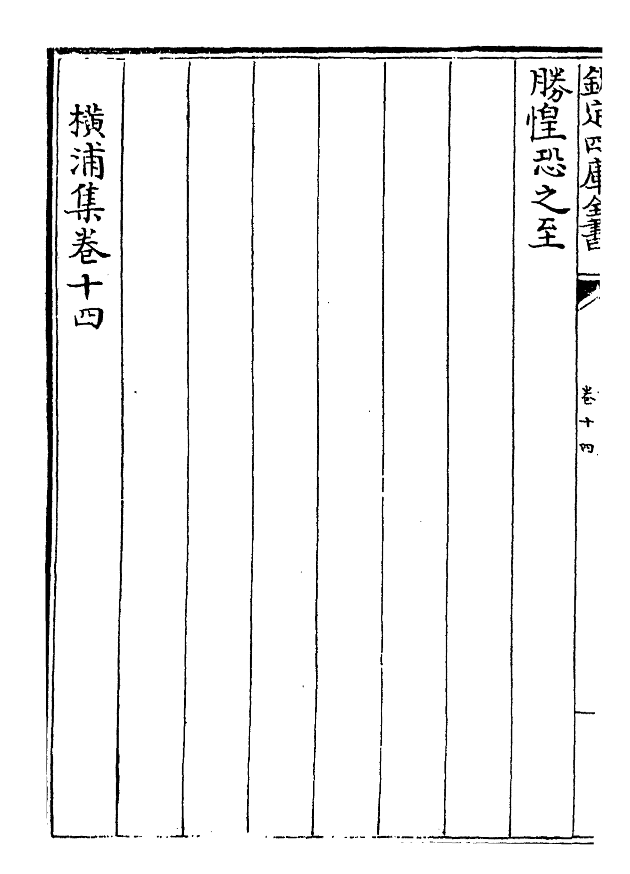
王之一字則知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皆王道之所寓也前輩謂魯舊史畫師也聖筆化工也真有味哉

門人陶與諧錄

先生講畢拱手服膺曰竊惟春秋之書乃性命之文史外傳心之要典游夏當年英俊親見夫子尚不能贊一辭况如某學術空虛智識淺陋何足以發明聖心之毫末既辭不獲命乃敢升堂正坐取笑旁觀有靦面目然某昔嘗從大人君子粗聞其略矣今日試為諸君言之

世之論者皆以春秋為襃貶之書而不知其為王道之要嗚呼王道豈止襃貶哉顧其筆削之間生成造化幾與天地同功第世儒以凡心窺之使此書埋没於街談巷議者不知幾百年矣今天子聖明其於春秋之書獨到夫子用心處昔某嘗侍坐經筵天語下逮論大義數十以謂夫子造化盡見於此書聖學高遠豈書生所能到諸君為人臣子他日將涖經事遭變事欲知其宜知其權可不留意此書上副聖心之萬一乎昔顧愷之畫

裴楷有頰上三毛之妙韓幹畫厩馬有萬匹吾師之說張長史以雷霆水火歌舞戰鬬盡發之於草書李陽冰以雲霞草木衣冠人物盡發之於古篆彼特一藝之精其變化乃如此之至况吾夫子以帝王之道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時之運盡發之於春秋果可以凡心窺之乎儻於一字之間上識聖心之鑪冶則陽開陰闔雲徂雨流皆吾夫子之春秋也以修身以齊家以治國以平天下無不可者惟諸君之所用瀆亂聖經喧煩衆聽不



勝惶恐之至

橫浦集卷十四

橫浦集卷十五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拾遺

申之以孝悌之義

謹庠序之教為何事哉為孝悌而已孝悌之心自孩提以至壯長固自行之第未有人發明之使之知其義以見於用也所謂義者何也事親時愛戀眷慕則

孝心見矣孝心見仁之實也從兄時恭謹唯諾則悌心見矣悌心見義之實也孟子以謂智知此二者禮節文此二者樂樂此二者其義豈不深哉然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得天下也行孝悌而不知其義安能見於天下國家哉夫申有舉起之義精神全在此字上學者不可忽也

今之樂猶古之樂

孟子於孔子所行一切反之孔子雅言詩書執禮其

謹如此而孟子則黜雲漢孑遺之詩至斥武成漂杵之書謂禮有非禮之禮謂今之樂猶古之樂則與孔子放鄭聲之意大相反矣嗚呼此孟子所以為學孔子也魯人學柳下惠者雨夜不納嫠婦曰在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是真學柳下惠者也夫學貴乎能用魯人學柳下惠其見於用也乃為不可之節孟子學孔子其見於用也乃一切反之此蓋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典禮而

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也學不能用則終身為腐儒而已矣故學者尚論古人在論其世也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大國反事小國可見其涵容矣此所以謂之仁者小國事大國可謂識利害矣此所以謂之智者如此則處小處大無所不可矣此天理也大國不能容小國小國不能下大國皆私意也皆逆天也仁者樂天智

者畏天以天意耳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聖人無私心以天下為心天下之心憂即聖人之憂也此禹所以思天下之溺猶已之溺也天下之心樂即聖人之樂也此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武王所以垂拱也使主有私心則忘天下矣憂樂在一已而不知有天下桀紂所以敗亡如此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

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觀孟子所對是啓齊王一國貨色之心也一國好貨好色此何等風俗哉如葛屨之詩桑中之刺一國好貨好色熟考上下文不敢撮取一語以罔聖賢也孟子所謂好貨者謂使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此太平之事也豈謂機巧趨利乎所謂好色者愛厥妃也謂使民嫁娶以時内無怨女外無曠夫也亦太平之事也豈謂相竊妻妾乎余恐小人借此以濟其姦而君子罪其

言之不謹也故表而出之使學者於聖賢有所考焉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學校之設本為何設為明人倫而已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間日用之中天理每於此而發見第以人欲所汨無自而識之耳大學之道以格物為主格物則能窮盡天下之理人倫之理惟格物者能識之識者明也惟能識之則能用之以為天下國家舍人倫而曰學此異端邪說先王之所誅

者也學者不可不謹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自有攸不為臣至附于大邑周此武成之文也其語增減不同者豈古文尚書如此哉自其君子實玄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此孟子述武王之意也其言

簡古有不可曉者輒以意解之有攸不為臣謂紂無道其臣下見於所行不臣之節君臣紊亂紀綱大壞武王所以東征者亦非富天下也安厥士女而已天下素聞武王之德知其師來皆匪玄黃以昭我周可以王天下紹當作昭一見武王皆心歸武王而美之民之美乃王之美也民皆有鼓舞之意孟子因萬章問宋行仁政齊楚惡而伐之故引此篇以斷之曰武王行王政以伐紂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

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君子小人各以其類寓誠意于物以迎王者救民之師想見當時歸仰之意矣以武王之師非為虐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王偃果有武王之心乎使王偃果有武王之心則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詎畏齊楚乎此孟子以偃之行詐故以此言闢之也其意深矣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者理也天下之理久矣治或生亂亂或生治此自然之理也泰者通也治也然泰之極曰城復于隍孔子繫之曰其命亂也豈非治或生亂乎否者閉也亂也然否之極曰傾否孔子繫之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豈非亂或生治乎是一治一亂其理久矣且洪水作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此亂或生治也堯舜既没暴君代作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此治或生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驅

飛廉虎豹天下大悅亂又生治矣及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治又生亂矣一治一亂天下之理如是久矣豈有它哉惟賴聖賢為之扶持耳孟子之論豈特為一時而然哉六國亂極而為秦秦并六國似治矣而二世亡之陳勝項籍作亂漢高祖定之至文帝而大治數傳而王莽作亂光武定之至章帝又大治數傳而董卓曹操又作亂至其子丕奄有神器似若治矣而五胡亂華中原陸沉過江而元帝為宋為

齊為梁為陳為隋為唐為五代治亂相乘豈有已哉

非孟子深極物理豈能斷然為此論於千載之上哉

春秋天子之事

天子之事明三綱以正人倫而已矣春秋之世上無令王三綱隳壞人倫顛倒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一人之身而子弒父臣弒君兼有其惡儼然南面以臨其臣天子不行殘滅之誅諸侯不聞問罪之請是三綱人倫於此亡矣中國將為夷狄人類

將為禽獸夫子不得已而作春秋誅亂臣賊子以遏人欲於横流扶天理於將滅使時有明王以春秋之意見之行事則天子之事備矣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氏為我墨氏兼愛蹇遏為仁之路至於使天下無父天下無君父非人類也禽獸而已矣仁義行則君父之道明此聖王之道法當如是也仁義壅遏則君父之道不明此異

端邪説也邪説一行則人類殄滅禽獸得志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而蛇龍居之見於洚水禽獸至焉見於沛澤此亦邪氣所感而然也仁義明正氣盛故禽獸不得以横行於中國也此理深矣淺陋之士豈能知哉孟子之闢楊墨意有在是爾

安宅正路

仁則覺覺則神閒氣定豈非安宅乎不仁則昏昏則念慮紛亂不得須臾寧矣義則理理則言忠信行篤

敬豈非正路乎不義則亂亂則邪僻與魑魅為隣矣

仁義豈它物哉吾心而已矣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産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校人形容放魚之狀此亦僕夫中錚錚佼佼者也始舍之圉圉言雖得水尚困弱未能游泳也少則洋洋言精神稍復舒肆之貌也攸然而逝言精神還復舊觀喜而

超脫之貌也其形容妙入魚之情性亦可喜矣乃為口腹之快為欺罔亦可惜也子產聞之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其仁恵慈愛之心可於此而見矣余於得其所哉兩語想見子產之為人如此賢人而校人欺之乃復不耻出而自逞其竊盜之能盡言語之妙而不自好者大率皆校人類也

不能盡其才也

仁義禮智人人所有是人之才地皆可以為堯舜然而至於至愚極陋與聖人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盡其才地耳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何謂盡極惻隱之心遡而上之以求其所謂仁既得此則傍徨周浹於其間使置之則塞乎天地溥之則横乎四海無有絲毫不用其才力者此之謂盡也於義禮智亦復如此其為堯也舜也必矣孟子開盡之一門以謂止在思耳學者試思之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

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之物則仁義禮智信之

則見此因外以卜其才也以其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之常性也故好仁義禮智信之懿德此因内以卜其才也然則人性之善復何疑乎

先生之號則不可

吳侵陳斬祀殺厲太宰嚭問于干木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曰斬祀與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乃矜而赦之師與其無名乎古人重名如

此夫謂之敎厲之師此何名也謂之討敝邑之罪則其名美矣宋牼事在於息兵其德可謂大矣然以不利為號是使秦楚求所謂利以利為號則天下相率而為利而商鞅孫臏陳軫沈同陳賈蘇張之說行矣是其志雖大而其號則不可也以仁義為號則天下相率而為仁義而商鞅諸子之說敗矣嗚呼名號之際其可忽乎昔漢高祖下三秦出師攻項籍董公教高祖三軍縞素以誅殺義帝者為名其號之美孰有

過於此者此所以五年而成帝業也士大夫所學其
於名號可不謹乎
務引其君於當道
臣子用心要當曲盡其巧觀人君意用所在而轉之
所好偏奇即就其所好引之使歸於當道而不自知
可也如齊宣好今之樂即以猶古樂引之使與百姓
同樂好勇即以文武好勇引之使安天下之民好貨
即以公劉好貨引之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好

色即以太王好色引之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豈非歸於當道乎若夫薛廣徳諫元帝御樓船至云以頸血汙車輪韓愈諫憲宗迎佛骨即云事佛者必夭折張琿諫敬宗幸驪山至云往者必有大凶此大失孟子之意矣學者不可不攷

動心忍性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者所以動其心而

忍其性以成就之也動其心者所以驚惕之也忍其性者所以抑遏之也心舍則亡非有以驚惕之則不知存目性欲色耳性欲聲鼻性欲臭四支欲安佚非有以抑遏之則流蕩而不知反夫動之忍之或驚惕於放逸之微或抑遏於流蕩之外先後左右假之於物害之於事皆天意念念欲成就之也雖聖賢之資不如是不激發耳金經百鍊其色愈明玉煆三日其色愈粹烈火猛燄中乃金玉成就之處也天意厚於

聖賢故以不可意事困厄之吾儕於急難其可沮喪乎庸詎知非天意所臨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孟子之意非薄襄王也余固論之矣盖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君乎故入公門則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又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容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學者事君當如孔子之法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其語蘊藉直而不倨婉而不傷此君子長者之言也孔

子喜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其比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之言似太勁矣學者不可不謹
告梁惠王曰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告齊宣王曰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司馬子魚諫宋襄王用兵其言曰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其辭如春風醇酎使人心醉如無乃猶有之辭若之何之辭盍姑内省之辭皆若有所避就而無直辭勁

氣以傷人比夫直指君為非民父母與夫匹夫之勇之言大相逺矣士君子誠味之自可見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深詳聖人之意是富貴以道義得之聖人將處之矣初不與富貴立敵也

曾子之言豈有為而言歟學者當置曾子之說而從孔子庶幾不墮於客氣以失曾子之意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之言與成覸相類皆有奮然作為之意不似顏子之言安安也聖人以仁義為家常事非欲以壓衆也學者於此微處當細玫

貴戚之卿

齊景公捨太子陽生而立子荼其亂端已見矣及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雖切於景公而畧不見圭角使景公感寤遽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如此進對正為人臣之法也孟子對貴戚之卿乃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使齊王勃然變乎色嗚呼其危哉學者無孟子閎闊之用而欲効直言勁辭如孟

子恐非所以為臣子計也要當以聖人為法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昔子貢問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夫子不答他日置大夫而問練而杖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子游問

魯大夫羔裘玄冠以弔禮歟夫子又不答他日置大夫而問羔裘玄冠以弔禮歟夫子曰易之而已夫以魯大夫為問則皆在所不答豈非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乎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豈非善則稱君之義乎今孟子以今之良臣為民賊富君輔君為富桀豈亦有說乎其詳已見於孟子說矣要之不非其大夫善則稱君此孔子家法也學孔子

者雖未見道而力行此二説亦足以養忠厚之心道或未見而以孟子之説為辭非特受禍而名辱而刻薄之態恐馬伏波尚能論之吾徒安得不痛以為戒

西銘解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

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於中間者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既為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

既同處於天地間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

黨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大君謂人主吾為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

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

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也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

長天地之長也

慈幼孤所以幼其幼

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秀也

凡天下疲癃殘疾孤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疲癃老病也殘疾廢疾也孤獨鰥寡老而無子者幼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

數等無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若如此是乃吾兄弟顛沛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敢少肆焉是子之敬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

仁是父母之賊也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

視聽思之形為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

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

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窮神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

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

存心養性為匪懈

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徳令惡旨酒乃顧

天地父母之養者也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潁谷封人請遺羮於母以起鄭莊公之孝心令我育

天地所生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舜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栗瞽亦允若是舜不弛勞而

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於名教吾能

在困苦中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乃是舜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横渠之意以謂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

順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簀是順其受而不以父母

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正而不以患
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
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
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之無怨尤於天地是
乃若伯奇之孝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

富貴福澤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貧賤憂戚是天地愛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焉

統論

余觀西銘大意以謂人梏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

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以為持已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當自重焉

橫浦集卷十五

橫浦集卷十六

宋 張九成 撰

序

寄醫僧序

余家貧水菽不給寓鹽官東鄉作村教書村深無市井庖厨蕭然朝夕所供惟蔬筍之屬無它種食多傷胃弃間輒發病建炎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予自村中歸忽中

邪風未及息肩即病上嘔下瀉胸中煩而子腹急證為伏陰傷寒六脈俱絶纍然待盡而已醫者交揖而退曰吾術窮矣老親哭於前曰吾老身將安歸乎諸弟妹環哭於前曰誰其友愛我乎朋友親舊聚哭於内外曰吾誰與相親愛誰其與道是非乎哭聲連連不止坐中有陳彦柔者慷慨奇士也慨然其形收涕而言曰哭聲止當求所以為計徒哭何為吾聞僧正慈懿方公有奇藥能起死扶生謂予弟子集子才曰二公可亟擕吾簡以

要之當即至乃磨墨運筆作簡曰張子韶以養親得病
病將死師高義其一來視之簡成以示衆衆曰唯乃以
簡付二弟馳簡叩師門讀簡未半即令從人整具謂二
弟曰可先往吾即至矣二弟歸未及堂而方公之車已
在吾門矣既入而診曰陰氣深入救之不當以一路宜
火攻其外丹攻其內陰氣除辟生理在矣乃令作艾炷
狀如芡實置五十粒然灼臍下又開篋取丹四粒雜以
它藥曰火行藥到嘔瀉止矣吾將理它疾頃之當復來

視夜漏十刻師再至善言相慰說曰無憂矣既來果然皆稱師之妙手而予獨喜其復來之意夫以丹起死衆所知爾復來之意非予與老親弟妹之心不能知也予因師復來坐見師胸中活人之路滔滔然有數百倍之地吾鄉之民與夫冠蓋舟車往來於吾鄉者凡有疾疢其何憂哉予養病無事因書數語寄方公為我子孫它日報恩之記十一月日序

謝舉之字序

余兒伯厚從南劒謝君學讀書一日訪余坐定整衿離席而白余曰舉之未有字也敢以請余告之曰余讀烝民之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未嘗不三復而歎也其歎伊何歎人之無志也嗚呼苟有志焉何所不可而況德吾所固有者取之無盡酌之不竭而荒怠廢棄不肯一用力舉之者何也夫燕越之遠天下所共知也使膏車秣馬順風揚帆志燕而北指志越而南征雖冒濤波陟崎嶇而必至焉者有志也若乃乍出乍入或進或

止窮年皓首水宿風飡安能濟乎將聞人或呼此字則宜矍然自省曰余有是乎抑無是乎無則亟策而急趨之有則余當慶謝大夫之有賢子

孫斌字序

少劉孫君分教横浦與余比隣日相過甚樂少劉精深該博恢廓有氣節一日攜其弟斌文卷來相示余讀之磅礴出入縱横上下一歸大公至正之路真吾少劉弟也少劉曰吾弟未有字也敢以請余曰文武一事也子

不見夫周孔乎四海皇皇奠枕於京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此楊雄氏名貌吾先聖也士大夫所學不學周孔伊誰之學學不貫文武為一事亦奚以學為故前輩謂達鴟鴞之詩坊記之義者乃可以治兵真知言哉余今將字子曰師聖意俾其以周孔為師也斌其勉哉毋負余字

送陳朝彥序

昔有客求教龜山先生先生曰子盍誦詩乎溫柔敦厚

詩教也客謝曰唯某知先生意矣某性剛性剛多得謗先生曰嘻子之剛未煉也夫剛莫剛於金矣未入大火則多礦少真易折易闕使經百煉乃為利器干將鏌鋣上決雲霓陸斷犀象水截蛟龍其剛如此煉也子勤誦詩玩三百篇之意以養溫柔敦厚之氣庶其免乎余三復其言而周旋之南康宰建安陳庭傑朝彦余同年友也性資剛正學問精深豈凡俗所可窺測顛仆州縣間餘二十年矣惡言詈辭拂心逆意人所難堪忍者朝彦

處之晏如也豈亦聞煉金之說乎抑又聞之天下之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故德慧術智乃起乎疢疾而若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者乃天之將降大任頑嚚傲很乃成大舜險阻艱難乃出晉文豈天之成就人才每以困苦為造化乎又豈朝彥深知此理故安然受之而不辭乎余嘗三叩之乃對曰固嘗佩紫巖張公之戒矣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知之何難終之實難果能終之其所成就當如何哉朝彥

其無忘天意無忘龜山紫巖之意以終之乎因其秩滿而歸輒述龜山之言以實之亦以自警云

孟聲遠字序

紹興庚申余謫守邵陽汴人孟鏗實為推官飯後過黄堂議公事見其詳審通悉眉宇間極靜素余心愛之退而詢其性行或以告曰不娶婦不茹葷廉介潔雅不與人往還每歸舍餅水爐香蕭然如一老比丘也未七八十日間余乃以憂去余茹苦含辛拊心泣血不復知人

間事服除鏗惠然訪余於海昌余愛其不忘余也乃問之曰子學佛乎曰否子好黄老學乎曰否然則胡為不娶不茹葷也曰鏗性不樂非有它余曰學所以明人倫聖莫如堯舜周孔而娶而茹葷子欲何為乎人倫之大莫大於三綱而夫婦居其一其可忽諸子其抑心從吾聖人之道直情徑行非吾門所貴亦豈余所望於子哉鏗曰諾謹受教後十年鏗為廬陵幕官又訪余於横浦曰鏗已娶矣已茹葷矣與之欵接議論極有思致余愛

之有加焉後遣紀問寒温輒字之曰聲逺盖因其名以取義也書來問余所以字之之意余答之曰夫聲之逺者必有其實也是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非好名也惡實之不充也何謂實不愧屋漏不欺闇室以此治心修已以此正家為國以此佐天子平天下直造聖人閫域中者實也若乃激揚名聲互相提拂以為驚世眩俗之具非余所聞於師者孟子曰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夫何逺之有子盍謹諸紹興癸酉清明日范陽張某序

王耕耘字序

農人治田有耕有耘耕所以起土膏也耘所以除惡草也有土膏以滋之無惡草以害之則苗勃然而興矣千倉萬箱以享終歲之飽焉君子為學猶治田也始則耕以養其元中則耘以端其本終則治身齊家治天下無不得其所焉王大夫名其子曰耕曰耘且請余字之余再辭而不獲也乃字耕曰養元耘曰端本嗚呼耕乎無忘所養乎耘乎無害其本乎倘念念於是則大夫所以

字者不妄矣否則余何敢言

都聖與易傳序

余蚤游學校與易家者流談其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與夫繫辭至雜卦并為一談曰此神也此道也此體用也此德業也鑿空駕遠柰實隳真望其貌雖超然若不可捫叩其中乃空然初無所有繫風捕影卒以自欺小則不足以治心修身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其誣易也甚矣後予至京師見先生長者論大易之說乃

一皆歸之人事仁義陰陽剛柔葢一體而無間焉乃知
夫仁義即天地之道也其於六經之旨初無杪忽之差
吾僚友都聖與一日示余以所傳易且曰嗚呼余尚忍
言之耶昔潔先君子言行為一邦師法服習六藝而尤
邃於易其此訓傳談易之義乾坤之氣天地之形六子
之用三才之判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其於爻象也其不
先於辭而先於理以謂卦爻大象適與理相當者聖人
則有辭以繫之象爻之辭未盡聖人又為傳於六十四

卦之後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君子也三章戒衆人也四章言聖人體易之道也說卦論八卦之理序卦論六十四卦之序雜卦論六十四卦之用又曰此潔所聞於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為之傳嗟乎其深思旁取如此亦已勤矣異夫前所謂神道體用之說者故余竊有取焉且求余為序余故摭其所得於易者而叙之因退而攷其先公世為丹陽人諱郁字子文終惠州教官云紹興乙亥四月旦范陽張某序

盡言集序

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

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夫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識其人讀其遺稿徒深慨歎而已

元城先生語録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録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攷訂是非别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語之

功也司馬温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紹興丙子八月范

陽張栞序

橫浦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浦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鐘

橫浦集卷十七

宋 張九成 撰

記

海昌童兒塔記

壽聖禪師惟尚道眼明徹戒體潔清傳法於普照英公得證於黄龍新公既謝事適歸老童兒塔之西環堵蕭然而聲震四海其叩門求法者蓋肩相摩而袂相屬也

予寓居鹽官過風日清美芒鞵竹杖徑尋師於茂林修竹之間一日予指塔而問其故師出邑人章瑋石刻且曰舊塔廢為道士居者凡二十年矣紹興丁巳主塔僧仲淵之孫德諶痛數百年勝槩一旦為疆有力者所奪影滅跡絶了不可尋問乃草衣木食錙分黍積卜地其東累甓架屋於莽蒼榛棘中令蘭若窣堵崢嶸突兀鼎鼎一新其勤勞嗣續之功似可記也公其有意乎予笑而不答既而予被名貳玉牒旋擢亞春官侍講金華未

暇如師請後予以病乞歸聖天子憫其勤以奉祠寵之居閒日讀方書理藥物亦未暇如師請也予病今少閒師來請益勤予乃呼諶而告之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具在人心覺則為聖賢惑則為愚不肖聖人懼其惑也乃著之六經使以義理求乃銘之九鼎使以法象求簠簋俎豆火龍黼黻以發之鐘鼓筦磬琴瑟竽笙以譽之清廟明堂靈臺辟雍以形之使人目受耳應心竦意萌恍然霧披豁然氷泮乃知千聖雖往此心原不去萬

變雖經此心自有餘不然吾聖人豈虛為此紛紛哉子之辛苦經營倘有在於斯乎否則我不知也諶謝而退乃書以遺之使刻諸石紹興九年十月四日記

袁州學記

紹興己未建安陳侯來守是邦得祀先聖先師於學宮乃顧瞻廟貌翺翔廊廡喟然歎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叙彝倫膂夷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

化之端當如是乎吾甚不取乃命教授劉瑜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余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自念平時起居食息不敢忘吾夫子輒秉心一意整冠肅容擁笏以入再拜而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文公振斯文於前令陳公大其事於後願記厥實以為不朽之傳余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

予請既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余再辭而弗獲也乃爲之説曰學乎學乎利禄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妙自志學而入盖一心之所管即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也豈徒然哉盖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

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顔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要學乎果利禄云乎哉諸生其勉之紹興十一年正月日記

雲蔭堂記

進士方疇作堂先塋之側乞名於兵部尚書程公公既名曰雲蔭又作為銘以見意禮部侍郎胡公又為書銘於堂俾疇不忘先君子之德疇可以巳矣乃又作書乞

記於余余憐其拳拳於先君子如此且有感於余心者雖諾之而未暇也客有見其書者曰異哉斯名也方君積善在躬不克施於有用乃用遺其子孫疇既以進士登第弟畧又以武舉得官今上始郊又封贈及其幽竁車馬大門三槐植堂其幾是乎余曰不然天下事有可必者道義在我此可必也爵禄在天其可必乎閔損曾參至死無禄千古為孝子張禹胡廣官登極品千古為佞臣故親所以責其子者在道義不在爵禄子所以報

其親者亦在道義不在爵禄使疇果欲報先君子乎當
明善以獲乎上當格物以為國家天下用倘於暗室屋
漏有非心邪意萌於茲而見於象乃挽而莫違乃去而
不反雖官至公相贈至公相其辱先人忝所生也大矣
方君所以期於子者豈在此乎予聞方君易簀之際呼
疇而戒之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汝須以小官上書抵
時相它日從仕當以責人者責己可也其志明明如此
所以望於疇者為如何哉疇當明善當格物以獲乎上

以為天下國家用以副先君之望勿以得官受封賜為報親之具也豈予私意予哉此蓋先君子將死臨絕之遺言琅琅具在家庭間者也其可忽諸客謝而退余因書以遺之

靜勝齋記

同年友永嘉陳開祖紹興癸酉二月十八日遺余書凡數紙其一曰近闢書室深可數丈左右圖史相半其中且傍之曰靜勝蓋欲居閒守靜以勝事物之紛紜也至

於人是人非人富人貴人榮人辱皆無足以動其心者
子其為我記之余曰物之不可勝也久矣與其勝物不
若自勝自勝如何思慮潰亂血氣飄盈動者莫覺而靜
者見之見之則惡之矣惡之則若居焚溺中思有以脫
去而弗得也惡之又惡之乃悟顏子克己之説乃得曾
子三省之説乃入子思謹獨之説使非心不萌邪氣不
入而皇極之義孔門之學於斯著焉若夫人之是非富
貴榮辱初不相關我無勝彼之心彼無勝我之念彼我兩

忘天下之能事畢矣自勝其大矣乎開祖用意伊川之學四十年矣其於斯理履踐久矣今乃以勝物之說遠遺於余豈用夫子使漆雕開仕與夫語子路浮海之意乎余老矣亦飽經而熟議矣故敢不揆以所見為說因書以遺之如其不然願以見教

竹軒記

子張子謫居大庾借僧居數椽閒七年即東窓種竹數竿為讀書之所因牓之曰竹軒客有見而問焉曰恥之

於人大矣今子不審出處罔擇交游致清議之靡容紛彈射而痛詆朋友擯絶親戚包羞遠竄荒陬瘴癘之所侵蛇虺之與鄰謂子屏絶杜門蔬食没齒髡頭喑舌以祈哀於朝廷而抱病於老死不是之務乃種植墾藝造立名字將磅礴偃息自適於萬物之外知恥者固如是乎子張子啞然笑曰物各有趣人各有適子方以竄逐為恥我獨以適心為貴今吾將叙吾之適以浣子之適其可乎容曰唯唯子張子曰今夫竹之為物也其節勁

其氣清其韻高冐霜雪而堅貞延風月而清淑吾誦書而有味攷古而有得仰首而見俯首而聽如笙簫之在雲表如聖哲之居一堂爽氣在前清陰滿几陶陶然不知孰為我孰為竹孰為聦孰為不聦盎盎如春醺醺如醉子亦知此樂乎客聞吾言神喪志沮面無人色吾因以是言而刻諸石

重建贑州學記

天下之可恥者莫大於為盜而好訟其次焉贑在江西

為大郡山澤細民乃甘心於天下之可恥者獨何歟余嘗攷其所以然矣見利而忘義則盜心生好勝而無禮則爭心起昔吾嘗聞弭盜之術於吾夫子矣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抑嘗聞告子路止訟之說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欲無訟繫其上不繫其民文王服事商而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宓子賤治其邑使漁者於夜半無人時不忘其教令此不欲無訟之效也歟嗚呼此豈卒爾而得哉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學

者以格物為先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窮一事之理以通萬事之理舞干羽而有苖格奏簫韶而鳳凰來高宗思而傳説夢泮宫作而淮夷服格物之學如此是天下之至樂也惜乎聖學不傳而有為者徒為是紛紛也右朝奉大夫趙公善繼紹興甲戌來守是邦當叛兵方定擾欲滿郊或者勸以威刑又或勉以智術公一切謝之曰殺伐傷和詞訟亂政非吾志也又曰民吾民也其所以至此者以見利而好勝也曷

求無欲止訟之道乎學有舊基榛薈之所蒙蛇虺之所宅狐嘷鬼嘯過者悲焉乃獨喟然作而新之體制宏偉規模深遠建殿以尊夫子立堂以萃講說生徒有齋掌教有室御書有閣庖湢井匽各有其所意將使學者體格物之說以無欲以無訟以求夫子之用心而誕布於四境消見得好勝之風去忘義無禮之弊其大矣哉凡厥諸生當體公意以是正心誠意以是修身齊家以是治國平天下以盡大學之歸以求夫子之用心使不欲無

訟之說行斯無負於公之志矣建學未幾而四野清淨

訟牒稀簡閭閻乎有洙泗之風而合泮宮之詩焉可謂

盛矣若夫版築之工土木之役歲月之終始皆非學之

先務兹得以畧云

橫浦集卷十七